



北师大专家主编

ZHONGXUE WUYU DUYAN

童庆炳 刘锡庆 王富仁 主编

# 中学生课外 阅读与欣赏

我记起了老站长的女儿  
一想起又将见到她我  
的心就乐开了花但是  
我心里嘀咕老站长或  
许调走了 冬尼娅或许  
已经嫁了人

## 外国小说

# 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总 序

\*\*\*\*\*

中学生一般都在十二到十八岁左右。这是一个“花季”，是一个能够像海绵吸收水分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又是一个还没有变得“老于世故”而充满“童心”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季节”，要是能多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对于他或她一生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文学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是人文理想的，也是充满社会知识的；是诗意的，也是文化的。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版图无限辽阔。人的素质的提高，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情感和理智、人文理想和社会知识、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培养人的素质的沃土。

文学与科学技术不是矛盾的。人类在千万年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智慧，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就是人类智慧之树所结出的两种果实，它们是相亲相爱的两姐妹，是不可分离的。科学技术满足人的物质文明的需要，同时以它的逻辑的深刻性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同时以感性和想象力的生动性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当文学艺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哲学之光，科学之光；当科学技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艺术精神之光。

可以预言的是，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就越需要文学艺术。文学的世界既然是人文的、情感的、审美的世界，那么文学阅读就





能成为开启人们人文的、情感的、审美的世界的钥匙。我们感到忧虑的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不会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笑和哭。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美丽的笑和充满魅力的泪。当文学阅读能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发出朗朗的笑声，自然而然地流下真挚的眼泪来的时候，那么文学阅读就达到了目的。因为在这自然的笑声和哭声的背后，是他们的感知力、情感力、想象力、理解力的全面提高。

现在中学生看电影、电视、图画太多，而阅读文学作品太少。要知道，“看”和“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单纯的“看”的情况下，看的人直接面对电影和电视屏幕提供的现成形象，被动地被那形象“牵着鼻子走”，几乎不需要运用自己主动想象。长此以往，人的想象力就要萎缩，理解力也要受到影响。阅读则不同。例如阅读文学作品，读者面对的是文字，而非直接的形象。阅读文学作品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阅读文字的阶段。对读者来说，有的文字看得懂，有的不完全看得懂，在不完全看得懂的情况下，就要查字典或请教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弄懂作品的意义。这是一个主动的增长知识和理解力的过程。第二，“呈现形象”阶段。就是读者在读懂作品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主动地“想”出一个或一连串的“象”来。这样形象才会呈现在你的“面前”。这个“呈象”过程，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和体验。没有经验和体验的人，不能主动想象的人，“呈象”就不可能。第三，理解、玩味阶段。当读者通过前两个阶段读懂了作品之后，读者还需要运用自己的思考力，追问若干个“为什么”，彻底理解“前因后果”，然后心里发出“噢，原来如此”的叫声。这种追问是一种愉悦。于是读者想再一次体验这种愉悦，这就会出现一个慢慢玩味的过程。玩味所获得的愉悦是文学阅读所获得的最高的愉悦，它使你的身心处于无比自由的状态中。有人会说，文学阅读不是很麻烦吗？麻烦是麻烦，但文学阅读全然



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调动了你经验、体验、知识和感知、感情、想象、理解、回忆、联想等全部的心理能力，而且是你个人的全部个性、人格的投入，甚至可以说你经受了一次精神的“锻炼”。但你“付出”的多，你“收获”也多。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这套中学生课外文学读物所选的作品，不完全是按作品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而刻板编辑的。我们把“趣”放在编选原则重要地位。在肯定是优秀作品的前提下，尽可能编选一些有趣味的、优美的、有魅力的、有吸引力的作品。一些怪诞的、奇特的作品也在我们选编的视野之内。大量传统的名篇、名著也往往是趣味盎然的，当然也在这套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古代的作品，由于文字的艰涩，我们作了注释，有的还作了翻译，以减少阅读的困难。每篇作品后面有“选编者言”，尽可能做到文字生动又言简意赅，杜绝“长篇大论”，以便给中学生朋友留下更广阔的自由想象的空间。

童庆炳 刘锡庆 王富仁

2000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 选 编 者 序

历史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巨大江河，大浪淘沙。那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名著，就像数不胜数的珍珠宝石，被留在了人类历史的河岸上，闪闪放光。这本为中学生选编的《外国小说卷》，没有长篇小说，只有三个中篇，十一个短篇。篇幅实在是太有限了。选出的篇目只能是那珍珠宝库中的少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此书所选的作家及作品，皆为名人名作。它们都有极强的代表性，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极富吸引力，可读性是一等的。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著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驿站长》。这是因为普希金除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写的小说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俄罗斯优美的文学语言是普希金奠定的。此外，他的《驿站长》等小说中的小人物形象，开了19世纪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奠定了俄国辉煌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另外想说明的是，有的作家的作品我们选了两篇，这并非因为他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作家，只是因为它们篇幅短小，又有突出的特色，而且那艺术“味道”不同寻常。

我们衷心的愿望是，广大青少年读者能通过阅读这本书，踏上一条引人入胜的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有趣途程，并能沿此途程不断地走下去，在寻觅更广阔更美妙的精神世界的路上，开拓越





PUGONGYING

来越广大的眼界，获得越来越高的审美享受。其实，无数事实证明了，多读文学名著，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提高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同时，在审美的熏陶中，你也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过程在人的一生中开始得越早越好。

但愿我们的这本小书，像一块投石问路的石头，能引出第二第三本“续集”来。

曾 恬

2000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 目 录

## 俄国

- 1 普希金：驿站长  
15 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  
20 柔弱的人

## 苏联

- 23 阿·托尔斯泰：俄罗斯性格

## 丹麦

- 34 安徒生：海的女儿

## 美国

- 59 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118 欧·亨利：最后的常春藤叶  
127 幽默家自白

## 法国

- 137 莫泊桑：羊脂球  
183 都 德：柏林之围



奥地利

- 192 茨威格：象棋的故事  
244 茨威格：看不见的收藏  
258 卡夫卡：变形记

意大利

- 306 亚米契斯：万里寻母记





## 驿 站 长

—————

〔俄国〕普希金

**【作者简介】** 普希金（1799～1837） 俄国著名作家、诗人。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有极丰富的藏书，他伯父是当时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一位诗人，母亲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常与他家有来往的几位作家也对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自幼就酷爱阅读文学作品，常常整日整日地躲在父亲的藏书室读书。他八岁就开始写诗。在中学里，他写的诗常被同学们传抄与朗读。有的诗流传到了进步的青年军官手中，甚至还有为诗配了谱的，传唱到更多的人中间。他和几位主要的十二月党人（沙皇近卫军中有自由思想的青年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的领导人成为挚友，并同情他们的起义行动。起义失败前后，他写了许多鼓动和赞颂革命的诗，引起了反动沙皇的仇恨。这使他长时期过着受监督和被流放的生活，最终逃不过最高反动统治者的毒手，诗人三十八岁死于决斗。

普希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如代表作《致大海》、《致西伯利亚囚徒》、《自由颂》等，还有十多篇叙事诗，其中长篇叙事诗《欧根·奥涅金》堪称世界名著。他还创作剧本和小说。小说的代表作是《别尔金小说集》和《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通过自己不同体裁的创作，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





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俄国另一著名作家果戈里说普希金的作品“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俄国著名文学批语家别林斯基说：“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他确实称得上是俄国近代文学的鼻祖和奠基者。

十四品的小小官儿，  
驿站上的土皇帝。

——维雅齐姆斯基公爵<sup>①</sup>

谁人不骂驿站长？哪个不跟他们吵架？有谁在大发雷霆的时候不索取那本要命的“功过册”，在那上头枉费笔墨控告他们盛气凌人、冥顽不灵和消极怠工呢？有谁不把他们当成不齿于人类的坏蛋，简直如同往日包揽讼狱的刀笔吏，或者，起码也酷似穆罗姆森林里翦径的土匪？不过，我们如果为人公道，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那么，我们评判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和得多了。驿站长是何许人？十四等官阶的背黑锅的角色，那官衔只够他抵挡拳打脚踢之用，而且并非每次都抵挡得住（我恳请读者凭良心）。维雅齐姆斯基公爵开玩笑称之为土皇帝的人的职务究竟如何呢？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服苦役吗？日夜不得安宁。旅客把枯燥乏味的旅行中一路憋出来的满腔闷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到了驿站长身上。天气坏，行路难，车夫犟，马匹懒——全都怪他！一脚踏进他那寒酸的住房，过路客准得拿他当仇人一样怒目而视；倘若他能够很快打发掉一位不速之客，倒还好；不过，如果刚好没有马匹呢？……老天爷！会骂得他狗血淋头，恐吓之辞也跟着劈头盖脑！下雨或雨交雪的坏天气，他却被逼得挨家串户去奔波。暴风

① 维雅齐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这两句引自他的诗《驿站》，普希金稍加修改。



雪和主显节前后天寒地冻的时候，他却溜进穿堂里，暂时躲开发火的旅客的辱骂和冲撞，偷得一分钟的清闲。一位将军驾到，站长诚惶诚恐，拨给他最后两部三套马车，其中一部还是特快邮车。将军去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是一阵铃铛！……军机信使又到，把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我们只要把这一切好好体味一下，那么，我们心头的怒火便会自行熄灭，不由得对他怀抱真诚的同情心了。再多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熟悉，几代车夫我都认得，很少有驿站长我没打过交道，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清其面孔；我旅途观察所积累的有趣的材料我打算不久的将来整理出版；此刻我只指出一点：对驿站长这一类人的看法大都是不公正的。这些遭人唾骂的站长，一般说来大都为人平和，天性助人为乐，爱跟人交往，不求名，也不太逐利。听他们谈话（可惜过路君子对此毫不在意），真可以学到不少有趣和有益的东西。至于我本人，我得承认我宁愿听听他们聊天，不愿领教因公出差的某位六等文官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在驿站长这些可敬的人物中间有我的朋友。实际上，对其中一个人的怀念我是珍惜的。情境曾经使得我跟他接近，下面我就打算跟我亲爱的读者谈谈这个人物。

1816年5月，我有事沿着现已废弃的某驿道经过某省。当时我官职卑微，只能乘坐到站换马的驿车，付两匹马的公费。因此站长们对我不讲客气，我得常常据理力争方能得到我自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我年轻，火气大，一看到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四马套到某位官老爷的轿车上，我便恼恨站长卑鄙，骂他没有骨头。同样，在省长的宴会上精明势利的仆役按官阶次第上菜，走过我跟前而不予理睬，这种事，也令我长久耿耿于怀。上述两件事，现在我倒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了。倘若废弃通行的规矩：“小官畏敬大官”，而改换另一个规矩：“惺惺爱惜好汉”，那么，实



际上我们将怎么办？那会争得打破头！仆役上菜从谁开始？闲话少说，再来说我的故事要紧。

那一日天气炎热。车子距离××站还有三俄里，开始下小雨了，不一会，大雨倾盆，淋得我浑身不剩一根干纱。到了站，我第一件事便是赶快换衣，第二件事便是要茶。

“喂！冬尼娅！”站长叫道，“茶炊拿来，再拿点奶油。”

他说了这话，从屏风后边走出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女娃，跑进了前堂。她的美貌令我一惊。

“她是你的女儿？”我问站长。

“是女儿，大人！”他说，神态怡然自得。“她脑子聪明，手脚麻利，就像她下世的娘。”

于是他便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闲着无事，便来观赏挂在他简陋而整洁的房间的墙上的一幅幅图画。这几幅画，画的是“浪子回头”的一套故事。第一幅，一个头戴便帽，身穿宽袍的可敬的老人送走一个心气浮躁的少年，他匆匆忙忙接受老人的祝福和一个钱袋。第二幅，集中尖锐地描绘了年轻人的堕落：他坐在桌边，一群酒肉朋友和厚脸皮的荡妇围绕着他。第三幅，荡光钱财的年轻人身穿粗布袍子，头戴三角帽，正在牧猪，跟一群猪同槽吃溺；他面带愁苦和悔恨之色。最后一幅，描绘他回到父亲身边；慈祥的老人穿戴同样的衣帽，迎着儿子跑出来，浪子跪下；远景画了厨子在屠宰一头小肥牛，哥哥在探问仆人这天伦之乐起因。每幅画下边，我都读到很贴切的诗句。这套画，还有栽在瓦盆里的凤仙花、挂了花幔子的床铺以及当时我周围的其他家什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此刻那主人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五十来岁，气色很好，精力挺旺，穿一件深绿长制服，胸前挂着带子褪了色的三枚勋章。

我还没来得及给老车夫付清车钱，这时，冬尼娅捧着茶炊回来了。这小妖精扭我第二眼便看出了她已经赢得了我的好印象；





她垂下蓝蓝的大眼睛。我找她谈话，她答话，全无半点忸怩之态，俨然像个见过世面的大姑娘了。我请她父亲喝杯果露酒，给冬尼娅倒了一杯茶。我们三人便开始聊天，好似我们早就是熟人

了。马匹已经准备停当，但我还是不愿离开驿站长和他的女儿。最后我只得向他们道别了。她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一直送我上车。在门厅里，我停住，请求她允许我吻她；她同意了……

自从干了这件事情，这之后，我能掐指算计我有过多少次的接吻，但没有一次在我心坎里留下如许长久、如许甜蜜的回味。

过了几年，境遇又迫使我走上同一条驿道，我又到了先前的地方。我记起了老站长的女儿，一想起又将见到她，我的心就乐开了花。但是，我心里嘀咕，老站长或许调走了，冬尼娅或许已经嫁了人，甚至老人已死或冬尼娅已死的念头也曾在我脑子里一闪。我心头怀着不祥的预感驶向××站。

马匹在驿站前的小屋旁边停下。走进屋里，我立即认出了“浪子回头”的那几幅画。桌子和床铺仍然放在原地，但窗口已经没有了鲜花，周遭的一切显得零乱和衰败。站长睡下了，身上盖件大衣。我一进来就惊醒了他，他爬起来……他正是萨姆松·威林，老多了，当他正待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胡子拉碴好久没剃，背脊佝偻——三、四年工夫竟能使一名身强力壮的汉子变成一个衰老的老头儿，我怎能不惊讶呢？

“你认识我吗？”我问他，“我跟你老相识了。”

“也许是，”他回答，神色阴沉，“这儿是一条大道，过路旅客很多。”

“你的冬尼娅还好吗？”我又问。

老头儿锁紧眉头。

“天晓得！”他回答。



“那么，她出嫁了？”我问。

老头儿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继续小声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下去了，吩咐摆茶。好奇心使我不安了，我指望一杯果露酒会解放我的老相识的舌头。

我没看错：老头儿不嫌弃喝一杯。我看到，一杯甜酒下肚，他的阴沉的脸色便开朗了。第二杯倒下去，他的话就多了。他说他记起我了，或者装做记得。而我便从他嘴里听到了一段故事，当时使我感动不已。

“这么说，您认得我的冬尼娅啰？”他说起来，“有谁不知道她呢？唉！冬尼娅！冬尼娅！了不得的丫头！那时节，谁打从这儿路过，没有一个不夸她，没有一个说她的坏话。太太们送她东西，有的送头巾，有的送耳环。过路的老爷们借故停下不走，说是要吃顿午饭或者晚饭，其实嘛，不过是为了再多瞧她几眼。那时节，不论脾气多大的老爷，一见到她就老实了，跟我说话也变得和气了。先生！信不信由您：官差和军机信使跟她谈话，一口气就谈上半个钟头哩！她撑持着这个家：收拾屋子，张罗一切，把个家弄得顺顺当当。而我嘛，是个老傻瓜，真是看她看不厌，疼她疼不够哩！难道我不爱我的冬尼娅，不疼我的孩子吗？难道她的生活过得不好吗？可不是，祸从天降，在劫难逃呀！”

接着，他把他的痛苦详详细细告诉了我。

三年前，一个冬日的黄昏，驿站长正拿本新册子划格子，女儿在屏风后面缝衣，一驾三套马车到了。一个旅客头戴毛茸茸的冬帽，身穿军大衣，外罩披风，走将进来，开口就要马匹。而马匹全都出差去了。听了这话，旅客便提高嗓门，扬起马鞭；但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冬尼娅急忙从屏风后面跑出来，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要不要吃点什么？冬尼娅一露面便产生了照例的效果。旅客怒火全消，他同意等待马匹并且要了一份晚餐。他摘去湿透了的毛茸茸的帽子，解开披风，脱掉大衣，此人却原来是个



身材秀美、蓄了两撇黑胡须的年轻骠骑兵军官。他在站长身旁坐下，跟他和他的女儿愉快地聊天。晚餐端上来了。这时马匹已经回来，站长去吩咐，马不用喂了，给这位旅客的马车立即套上。他吩咐完回来一看，年轻人已经晕倒在长凳上，几乎不省人事了：他感觉不妙，头痛头晕，走不得了……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且决定，病人如果还不见好，明晨便打发人到C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病人更不得劲了。他的仆人骑马进城去请大夫。冬尼娅用浸了醋的手帕扎在他头上，坐在他床边做女红。站长在场，病人便哼哼唧唧，几乎不说一句话，不过嘛，他倒喝了两杯咖啡，一边哼哼，一边要吃午饭。冬尼娅一直守护他。他时不时喊口渴，冬尼娅便端给他一杯她亲手调制的柠檬水。病人只打湿一下嘴唇皮，趁每次递还杯子的机会，他照例伸出软绵绵的手捏一捏冬妮莎<sup>①</sup>的小手儿，以示感激不尽。午饭前大夫来了，给病人按了脉，用德国话跟他谈了一阵子，然后用俄国话宣布，病人只需好好保养，再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给了他二十五个卢布的出诊费，并请他一道用膳。医生没有推辞。他两位胃口挺大，喝了一瓶酒，然后分手，双方得意。

再过了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他分外高兴，一个劲寻开心，要么找冬尼娅放刁，要么跟站长淘气；不然就自个儿吹吹口哨，跟过往客人闲聊天，帮忙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入册。如此这般，他便赢得了忠厚老实的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竟舍不得跟这个逗人怜爱的小伙子分手了。那天是礼拜日，冬尼娅打点去做祷告。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跟站长告别，大大方方付给了食宿费，再跟冬尼娅道别，自动提出要送她到村口教堂去，冬尼娅犹疑不定……

① 冬尼娅的爱称。



“你怕什么？”她父亲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吞掉。跟他坐车去教堂吧！”

冬尼娅上车坐在骠骑兵身旁，仆人跳上赶车台，车夫一声吆喝，马儿便起步了。

可怜的驿站长真糊涂，他怎么能允许他的冬尼娅跟骠骑兵一同坐车走呢？他怎么会那样懵懂，当时他的脑瓜干吗不顶用了？还没有过半个钟头，他心疼了，刀绞般的痛，惶惶然失魂落魄，终于忍不住了，拔腿就去教堂。他到了那里一看，人都散了，不见冬尼娅，庭院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急忙走进教堂，但见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执事在灭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冬尼娅还是不见！可怜的父亲搜罗浑身气力才打定主意去问教堂执事：她来做过祷告没有？执事回答：没来。站长往家走，已经半死不活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了：冬尼娅由于少不更事而自作主张，也许滑溜到下一站，上她教母家做客去了。忧心忡忡，他坐等那驾三套马车回来（就是他允许她坐上去的那一辆呀！）。黄昏时候车夫终于回来了，喝得烂醉，他带来一个致命的消息：“冬尼娅从那一站又往前走了，跟骠骑兵一道。”

这一击，老头儿可受不住了。他颓然往床上一倒——就是年轻拐子手昨晚睡的那张床。此刻站长回想种种情景，猜透了那病是假装的。这可怜人生了一场厉害的热病。把他送到C城就医，调来了另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正是那个给骠骑兵按脉的医生现在给他治病。他向站长说，那年轻人根本没病，当时他早就猜出了此人居心不良，但他不敢出声，因为怕挨鞭子。不论这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话反正一点也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病刚刚好转，驿站长便向C城邮务局长告假两个月，对谁也不告知自己的打算，便徒步出门寻找女儿去了。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去的。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说，冬尼娅一路哭哭啼啼，







不过，看起来，她倒也心甘情愿。

“说不定，”站长暗自思量，“我会把我的迷途的羔羊领回家。”

心存一线希望，他到了彼得堡，住在伊兹曼诺夫斯基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家里，立即开始寻找女儿。不久他打听到骑兵大尉明斯基正在彼得堡，住在杰蒙特饭店。站长决定去找他。

一天清晨，他走进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有个老兵求见。那勤务兵一边擦着上了楦头的皮靴，一边说，老爷正在睡觉，十一点以前不会客。站长走了，到了指定的时刻他又回来。明斯基本人出来见他，身穿晨袍，头戴鲜红小帽。

“怎么？老兄！你要干吗？”他问站长。

老头子心里嘣嘣直跳，泪珠儿往上涌，嗓门发颤，仅仅挤出一句话来：“大人！……请您做做好事吧！……”

明斯基眼风飞快地瞟了他一眼，脸红了，抓住他的手把他引进书房，随手倒门上门。

“大人！”站长接着说，“覆水难收，至少，请您把可怜的冬尼娅还给我吧！您把她已经玩够了，别毁了她！”

“我做过的事，你扳不转来了，”年轻人说，神色狼狈，“我在你面前有错，我乐意请你原谅。但是，要我离开冬尼娅，你甭想。她会幸福的，我向你发誓。你要她干吗？她爱我，她对从前的环境已经厌弃了。不论是你还是她——你们都不要忘记，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然后，他给站长袖口里塞了点儿东西，打开门，于是站长自己也搞不清不知怎地就到了街上。

他发呆，好久站住不动，后来他发觉袖口里塞了一团纸。他取出来展开一看，却原来是几张揉得皱巴巴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他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这是愤怒的眼泪！他把钞票捏成